



遊豆記勝  
省續録

合刻

ル 4  
3112



門九  
號 3112

144  
3112

艮齋安積先生著

遊豆記勝

合刻

東省續錄

耕雲齋藏板

新嘉坡  
北門外  
牛車水  
廣生堂  
印

耕雲齋藏

序

均之山水也。或馳名于海內。或湮滅而無聞焉。何哉。蓋名山大川。雖有怪詭絕特之觀。然無高世之士發其美。則徒沈埋於遐邑。蕪沒於僻落。而不能以顯于天下矣。高世之士。雖有雄偉非常之才。而無登名山涉大川。則為塵俗所抑塞。而不能試其技矣。故山水待人而彰。人亦因山水而傳。二者未始不相遇而濟美也。吾師艮齋安積先生。無他嗜好。唯以山水為性命。嘗以講經餘暇。探關左諸勝。所著東省日錄。南遊雜記。皆已上梓。今又將刻遊豆紀勝。東省續錄。以傳

于世命進爲之序。受而讀之。峰巒之峩嶺。江海之淼  
瀰。與夫古廟殘墟之岑邃。雲煙魚鳥之變態。舉皆收  
之於區區冊子中。而無遺焉。展誦一過。翫爽飛越。如  
升紫霄。覺塵垢不平之氣。皆向毛孔而散。此其文之  
精麗竒峭。殆有江山之助。而奧區勝壤。亦將藉以彰  
於天下。豈非所謂二者相遇而濟美者歟。進甚慶山  
水之有遇也。故自忘僭越而序之。

天保庚子秋七月

美濃

和田進拜撰

遊豆紀勝

予慕伊豆之勝久矣。甲午歲八月。檉宇林公。浴焚海  
溫泉。留手書使追躡焉。於是遊意頓動。詢之小玉伯  
謹。欣然請伴。乃以九月朔啓程。雨泫泫下。抵品川益  
甚。海氣淒冷。雲烟冥茫。求見總房一螺而不可得。衝  
泥跋淖。衣裳悉濕。興味爲之索然。因欲宿川崎。伯謹  
笑曰。雲山半月之遊。自此始。而行不過數里。何憊也。  
予勉強就道。僅至金川。則海水如缺。丘山迤邐。烟樹  
迷離。覺漸入蔗境。亟覓驛樓而宿。樓臨海。眺觀絕佳。



席間賦長律謝伯謹

連岸家家似卧蠶。茫茫天與水相涵。潮頭滾白皆趨北。山色拖青盡向南。人若不勞何得樂。境因遇苦便知甘。胸中無復紅塵念。樓上題詩酒半酣。談笑之間暮色蒼然。一幘潑墨畫已爲壑舟矣。

二日開霽。登金川臺。山色明媚。波光激滯。與昨所觀又一變。雨奇晴好。殆不減西子湖也。過程谷驛。阪路稍峻。行松缺處。見西北諸山。岳蓮尤爲秀絕。卓午飢於戶塚驛。舁夫來請曰。鎌倉距此不遠。盍命輿一遊乎。乃登輿入野。行半里。丘隴如堞。舁夫云。鎌倉盛時

設郭門處。又行二里有足利等持公影堂。古刹荒廢。秋草擁堦。影像爲蛛絲所網。堂後五輪塔亦復蕪沒。無一薦香火者。得非天道惡其僭逆歟。詣圓覺建長二寺。堂廡宏而古。有鍾。正安三年。北條貞時所鑄。詣鶴岡八幡廟。近歲燬于火。結構尚新。丹碧煌耀。廟前銀杏樹。直上摩天。大可蔽數牛。廟東數里有鎌倉公及諸大臣邸址。禾黍離離。滿目淒然。求當時赫奕之狀。惟敗瓦殘礎。富貴之不可恃如此。從廟南行至袖浦。浦與七里濱相屬。東顧三崎。烟樹鷓突。西望函根。雲靄罩頂。豆州諸山。遠翠一帶。時夕陽倒射。山色皆

遊豆山記  
如金碧畫。畫島近在目睫。宛然蓬瀛也。灣迴沙深。步  
步前却。昏黃始達岩本院。院邀客。不異驛館。酒美魚  
鮮。頽然就醉。通夕波濤之聲。殷牀。不能交睫。

三日蚤起。啓窻。群峰隔海而出。但鵬翼垂天。不得窺  
嶽蓮。可憾。縱觀島中。天妃宮頗精麗。榜曰金龜山。有  
斷碑。雲龍隱起。文字皆剝泐。行數百步。島圻爲二。峭  
崖如削。下崖則大石磊落。潮水激石而進。飛沫濺衣。  
忽得巨窟。高廣數丈。深不可測。予嘗謂茲島都人所  
滌指。想亦不過盆景。今觀之。信爲佳境。名洵弗虛得  
也。既出島行二里。至藤澤。復就孔道。過大磯。沙路如

掌。青松成丈人行。松外波聲如雷。涉酒勾川。函嶺漸  
近。群峰盤峙。氣象甚雄壯。宿小田原。往昔北條氏所  
據。得懷古一篇。

海茫茫兮山叢叢。崇墉屹立當其中。飛鳥不度白  
雲遶。譙樓挿天氣象雄。維昔北條據險隘。虎視八  
洲傳五代。豐公東征若雷霆。百二山河忽破碎。勿  
笑兒子豚犬愚。勿笑和議廟算疎。先後敗亡皆一  
轍。浪華城上啼夜鳥。

四日從小田原左折。沿海入山。細路欽巖。林莽蔽虧。  
其下潮水激石而跳。行里餘。得石橋山。源二位倡義

處從此至根府川有關往來者出路引以過地多佳石土人伐以鬻於都下路益險樹益翳細雨驟至雲氣洶湧如海

山路盤迴行更危海風吹雨亂如絲但看前嶺雲爭起身在雲中不自知

至画浦待晴於村舍舍後海眺頗佳太閤征小田原使諸將遊讌於此以慰勞云少頃雨歇行一里葦濱村沙磧擁灣翠松陰映風濤之觀甚壯有小流名曰境川豆相二州以是爲界二里過權現祠下祠在山頂以日暮不及登又里餘抵熱海村負山面海人家

二百餘烟民雜農漁湯戶二十七其中巨室二爲今井氏爲渡邊氏榿宇公館於今井氏因候之公喜其能踐約命侍臣延予於一室使休焉乃解裝浴溫泉湯氣和柔味微鹹無硫氣四體融暢險途之勞洗然浴後謁公及令弟小倉君於遊仙洞今井氏正廳也公賜宴珍羞滿前予不覺沾醉撫掌談山水公亦開懷歎晤久之而退公又賜酒於伯謹恩意周到感可言耶

五日將赴下田港謁公告別公懇留且盛稱日金山之勝從者前原義質又請同遊相與束裝出館時天

有雲氣。咸謂他山或可眺。惟岳蓮決不可窺矣。行數百步。傍有石牌。記里程。細路如綫。頗險絕。一峰盡。一峰出。義質年近六旬。躄甚健。輕裝疾步。鼓勇先登。予勝具素乏。加以重裝。汗漓漓浹背。登里餘。右得地藏堂。清泉淙淙而流。掬飲消渴。甘如柘漿。又登半里許。忽見岳蓮朗出天半。新雪皓然。如雲覆頂。衆叫奇。蹶竭而走。達地藏堂。堂側茅屋四五家。即日金山絕頂也。從堂後登山。滿山皆白茅。是爲圓山。慊堂翁所謂極天下之陋觀。而眺觀之美。皆自他山來者也。北望函根雙兒諸峰。東眺房總於杳靄之外。南則雲濤萬

里。五島兔起。而天城山磅礴於數十里之間。西南駁遠諸山。積翠稠疊。海水如曲沼。其北蓮峰萬仞。摩切霄漢。雪華爛然。實天下偉觀也。相與玩賞。不能去。得一律。

細路盤盤雲遶山。長風一掃破天慳。橫陳螺黛滄波上。孤秀玉蓮霄漢間。帆掛夕陽歸遠浦。雁涵秋影落遙灣。卅州悉在雙鞋下。疑是仙遊鶴背閑。山巔有碑勒八干四方。使遊者辨方向。文甚簡陋。舊傳松葉山人始開此山。壽數百歲。其墓尚存。以迂路不過。上申還熱海。謁公於一碧樓。樓在遊仙洞西。烟

濤渺瀰。雙島玉立。皆几席閒物。公出近詩見示。氣雄格高。覺有神助。又名見伯謹。賞其妙年好文。伯謹感喜。予退而賦詩以獻。

晞髮樓頭領景光。劇談真與世相忘。松高絕壁含秋氣。風定澄瀛蘸夕陽。海岳追隨難再遇。都城歡會是尋常。茲遊他日爲佳話。莫笑臨歧又卸裝。

晚過溫泉寺。以授翁爲開山祖。授翁即藤公藤房。以直諫逆旨。竊遁爲僧。嘗駐錫于此。庭中古松係其手植。住持潤州和尚出一文相示。屬予題其後。平澤翁溫泉寺記也。席間走筆。遂辭去。

六日曉起觀湯池。池在今井氏門側。繚以木欄。疊以巨石。時熱湯方湧。響激奔雷。蒸烟衝天。不可嚮邇。如是者晝夜凡六次。湯戶皆設陰規引之。其發源與他境絕異。人莫能詳其理。予竊謂地底礬硫堆積。陽火自燃。其中有竅穴。與海相通。潮水潛伏而來。爲火氣所鬱蒸。卽發爲熱湯。故其味鹹。其發有定期。猶潮汐以時進退也。然溫泉湧出。必以丑卯巳未酉亥爲期。固不與潮候相應。且不湧出者。一月必有一兩日。此理之不可解者。豈造物好竒。使人不能測度歟。飯後托侍臣致謝而去。踰網代嶺。絕頂清泉一泓。大旱不



酒掬飲極甘潔。傳言源二位爲敵騎所追。渴甚。索水不得。以眉尖刀刺地。泉忽湧。飲之止渴。遂得脫。土人稱爲一杯水。英雄所爲。雖勺水猶傳爲雅談。儒生竭精著書。欲以博一名而不易得。可笑也。行四里。至宇佐美。又循海而南。有春日明神祠。祠後古樟。根幹擁腫。數人抱之不合。腹朽虛。可敷席十張。藤蔓翳蒼。白日無影。中幹爲斧斤所斷。土人云。太閤征朝鮮時。伐以造巨艦。案逸史。天正十九年。關白將伐朝鮮。命沿海諸國。大治舟艦。係是時事。得古體一篇。

叢祠荒廢蛛網屋。屋邊老樟凝黛色。堂堂一百三

十圍。雨淋嵐蝕洞其腹。怪藤壽蔓不記年。白日晦冥。鱷狴伏。仰看中斷吁可矜。問渠緣底受髡禿。豐公膽大吞九州。誓取燕京垂冕旒。艤製造星火。急。斧聲如雷汗萬牛。山童谷楮巨材盡。社公木魅血淚流。舳艫蔽波玄海曉。旌旆翻風平壤秋。兩國生靈墮塗炭。白骨橫野寒草亂。惟欲黷武開邊疆。不知偃戈固根幹。大星忽墜社稷亡。區區殘枿何足歎。騷然風起樹聲振。如聞樓船怒濤戰。出祠循海而南。沙灣屈折。青松白波相映。曰伊東。有伊東祐親宅址。從村東踰嶺。得曠野。白崎原。大抵豆

遊山紀勝 七  
州峰巒合沓。平土百居一二。惟此原延袤三里。有山  
逼肖岳蓮。名小富士。土人云。山下有洞。窅不可測。案  
舊史。建仁三年。鎌倉公賴家。狩于伊東崎。使和田胤  
長入洞。殆卽謂此。兩峰對峙。名矢筈山。其他峰巒競  
秀。而原上唯黃茅沒人。百蟲之聲雜出。比至八幡野  
已上燈矣。因覓旅店。無有。遍就村家乞宿。不許。於是  
大窘。過里正肥田氏。醫而吏也。塾子出見。頗倨。忽有  
一士闖戶者。昌平學齋長山田四有也。相共嘆竒。遣  
塾子見之。禮始恭。命僮引予至村家宿焉。村家老媪  
色不悅。蓋無籍之徒。屢浮遊此間。往往攘物而走。故

不喜舍客也。予初不之知。竊疑駭。及後聞是事。爲之  
絕倒。四有及塾子尋至。置酒盡歡。四有勢州人。天資  
溫厚。好山水。歷游諸州。亦名士也。醉後賦詩以贈。  
落日荒原獨愴神。海鄉聊寄薄遊身。相逢四海皆  
兄弟。偶坐一庵誰主賓。古墓英雄藏碧血。亂峰烟  
靄疊蒼皴。知君欲繼龍門志。不但雲山行脚人。  
七日與四有別去。村口老松偃地。夭矯如蟠龍。伊豆  
志所謂拜松是也。赤澤山距村里餘。山下五輪塔。卽  
河津祐安墓。喬杉翳天。不漏曦光。山腹有柯樹三章。  
傳言大見成家。八幡行氏。伏其蔭。射殺河津。又一石

遊豈編勝  
蹄迹宛然。土人稱源二位馬蹄石。山中有美蘭樹。身如百日紅葉。如冬青樹。花白而細。其下洧水自箬莽中來。土人言飲之有毒。不知何故。過片瀨白田二村。至大川村。村口有川。踏亂石而泝者數十步。得稍淺處。蹇衣而涉。流水清澈。深至腰。伯謹色沮。予顧而笑。乃作氣繼進。其西竒峰峯聳鏡天。嬾雲曳帶。欲飛欲留。曰萬城嶽。天城山脈從此起。蜿蜒向北而走。勢如游龍。至西浦而極。爲本州名鎮。諸山皆係其支。峰云沿海而南。大石林立。如屋如牀。如竒鬼猛獸。或白或赭。或深黑。詭狀百出。不可方物。一路緣其崖。下視絕

壁百仞。海水作瓜瓢色。目眩脚酸。匍匐而進。爲危險之境。晚投稻取。四有追至俱宿。月色冷然。

八日。偕四有發館。山水間得此雅友。遊興益奮。但迴嶺百折之險。皆憚於行。因從見高登舟。東風正急。帆腹怒張。舟行如飛。甚適也。

一舸如飄葉。長風吹益竒。波迎飛艖立。山趣快帆馳。礁怒奔雷鬪。崖懸老樹危。平生無此興。抱膝唱

新詩。

海蒞草舍數十烟。曰河津。卽祐安所產。其上峰巒深秀。曰丁零山。行二里。阻山無樹。趾挿海。巨穴羅列。洪

瀾噴薄。曰繩地山。又行一里。捨舟至白濱村。峭壁對峙如門。劣通人。過村則崖壁爲波濤所蝕。齧如城郭。如樓櫓。如五層塔。此間非正路。四有諳地理。引我入勝地。信乎山水游不可無指南也。上申至下田港。爲豆州第一馬頭。人家千餘烟。頗殷賑。商舶入都者。皆於此下錨。故然。港口碧山環匝。如六摺屏風。中兩峰高而圓。曰乳峰。往年吳客所名。案元遺山集。崧少有五乳峰。蓋擬之也。海水泓澄。島嶼離立。曰睢鳩。曰白鷺。西崖丘陵。雲木參天。清水上總介城墟也。清水本州產。爲北條氏驍將。其子太郎左衛門。亦以武健聞。

太閤使脇坂諸將攻之。遂不拔。及小田原陷。始開城去。時日已下春。夕陽帆影。明滅巒光。水色之間。極爲秀麗。可玩。對岸卽栢崎。出千里鏡。規之。秀巖突怒。人家歷歷可數。四有挾予訪。添川廉齋。廉齋會津人。受業於賴山陽。性澹宕。長於文辭。至則不在家。因過太平寺。住持壺龍和尚。倜儻不羈。容姿魁岸。工韻語。急命酒相欸。廉齋適至。相共叙舊談往。夜半至其宅宿。剪燭連榻。談笑移刻而寢。

九日。日高而起。將辭去。廉齋固留。復解裝而話。學子携酒來賀。始知爲重陽也。因議登高之遊。以雨至不

遊山紀勝 十一  
果午下微霽。登山山在下田北。雖不甚高。而一片盤石所結。土人伐之以鬻。斧鑿之痕。悉成坎穴。其中方正如擲。大可容數十人。積潦渟渚。色作青靛。若一失脚。卽長夜矣。自山脊而下。有窟尤怪偉。廣數十丈。石髓垂乳。陰氣泚泚襲人。亦斲伐處。他州洞穴。皆造物者所爲。而是窟獨出於人工。鑿劃之妙。與神鬼爭。亦一竒也。噫。利之所在。盡數百人之力。雖石山亦七竅皆穿。况人主賤民。窮其力不已。如之何其不窮也。廉齋曰。本州多佳石。非他州所及。獨怪昔源二位舉義兵。群雄響應。若北條仁田土肥。皆出于本州。北條

氏之興。麾下驍將。若清水松下。猶不乏人。今則索然矣。豈雖有人而無所售其技歟。抑柳州所謂其氣靈不爲偉人而爲是物歟。二人相視大笑。旣返。就大平寺飲。遂宿。燈下賦詩似廉齋。

疎雨澹雲秋寂寞。黃花映酒好顏色。休言客裡遇重陽。縱在江都猶是客。

十日晴。四有將浴。加茂溫泉。予亦赴石廊山。相俱發下田。壺龍師來別。以詩見餞。予卽和答。

海雨蕭蕭鴈打更。佛燈明滅夢頻驚。道人聊試迴天力。鐵鉢收龍放曉晴。

廉齋送至村口。離思黯然。行一里。又與四有別。意殊  
悽惘。午時。鉞于手石。行半里。一山橫截海中。所謂彌  
陀窟在焉。入山數百步。路旁墓碣甚異。杯首樽身而  
盤跗。題曰飛野長左衛門墓。意其爲人。口不離杯杓。  
故以表其墓也。滿山皆喬松。空翠染衣。俯視深谷有  
巨窟。潮水捲雪。林下佛堂置彌陀像三軀。倩童子爲  
導。堂東崖路彎曲而下。則海滢大石。犬身相錯。仰視  
絕壁百餘仞。峭削刻畫。詭怪百出。有窟曰蓋穴。潮水  
噴薄。卽向達于山後者。其東又巨窟。窅然高可二丈。  
廣半之。童子云。是彌陀窟也。棹小艇而入。凡十餘步。

黢黑不辨色。左右石角齟齬。潮水盪激。倏見白光燿  
然。現靈相。信爲神異。今日潮滿不可探也。爲之憮然。  
自堂而西。危巖亂立。有穴名鹽吹。童子云。穴與彌陀  
窟通。往年進香者。溺于窟中。浮屍逐潮而出焉。以此  
知其相通也。一嶼崛起。嶴惡如蹲獸。名猪島。飛巖軒  
昂如擁矛。名辨慶島。其他奇石邃林。絕可愛。得古體  
一篇。

山趾插滄瀛。崖壁甚厲峭。神宰何狡獪。鑿此渾沌  
竅。豁訝蚌口開。幽窞不可料。洪潮萬里來。噴激翻  
雪塞。候其稍退時。舳舻入竈窳。闇中徒摸揀。頑石

森騰趨一觸即粉齏。游魂誰復吊。梢工巧回避。遊子膽震掉。光怪洵可驚。寶燄忽閃耀。白虹射入飛。爍爍破昏眊。如彼彌陀尊。眉間毫光照。奇事天下稀。靈境一州噪。我來重陽後。嵐氣撲衣帽。怒潮高於屋。安得搖孤櫂。古刹磬冷冷。墜葉紛不掃。巖礫皆奇騫。松韻鸞鳳嘯。得此亦已足。至險不必冒。

從此而西。豆州區域將盡。山水秀峭。風氣蒼古。迥非人間烟霞矣。過下流大瀨二村。踰山循海。遙見石筍高數丈。如豎掌列指。其西數峰盤踞半空。骨立不容寸土。行二里。至長津呂村。爲西南極界。村口石峰突

出。二分垂覆屋。危欲墜。其南碧山秀蔚。所謂石廊山也。山劈巖作磴。頗險。登數百弓。忽復坦夷。老松皆數百年物。盤拏偃蹇。與遊人爭道。山上設燈臺。夜間洋船認以辨方所。又數百步。海崖極巉絕。上結木欄。備顛墜。蛇行而下。絕壁中有巨窟。非人所能梯。而石廊權現祠。乃安其內。可謂絕奇。祠廣數十筵。以帆檣爲基。其上窻檻相接。若連艦縻。艦啓窻則下俯不測之淵。濤瀾砰擊。飛騰成雨。不可久視。相傳播州商舶過洋。颶風忽起。舟掀舞如葉。衆哀號禱。石廊權現謂儻脫厄。當以播報賽。少頃風息波平。遂得脫。乃沈檣而

去。是夜播自出海。橫踞于窟中。土人駭異。因以構祠。云祠外巨巖突起。匍匐出其上。滄溟萬里。浮天無岸。西與志州鳥羽對。世所稱七十五里長洋者。本邦水路之險。以此爲最。巖北危礁亂立。互爭詭狀。中有松魚島。松魚上晉自此始。因以名。時日入濛。記金盆閃爍。欲吞欲吐。紅光迸射。海水如血。忽見雄霓自東起。橫跨滄溟。宛然萬里彩橋也。須臾雨疎疎下。急覓來路。而返村南峰巒環合。覺有異境。詢之逆旅主人。曰。是港也。兩山尤爲絕勝。明日須汎舟縱觀焉。是夜月出石廊。清輝溢樓。老子興復不淺。

十一日。逆旅主人載酒俱去。自港登舟。港在兩山之間。屈曲如峽。西爲石廊。東不詳其名。想亦石廊支峰。大船停泊山下。見予輩皆揭蓬駭觀。士人罕經可知也。兩涯狂峰怪巖。詭態萬狀。或粘空而立。或擘海而起。其下潮水奔匯。泓澄瑩徹。魚蝦尾鬣皆露。舟逾進。境逾竒。左右盼而目不敢暇焉。大抵兩山當千古風濤之衝。皮膚消剝。神骨獨存。爲嵌爲巖。爲峰巘。爲洞穴。爲怒猊奔驥。爲危塔穹閣。如蟲鏤。如刀鑿。玲瓏峭。無一圓利者。脈理縱橫。色如淡墨。髑髏麻皮雲頭。諸皴法。莫不皆具。翠松挾罅而生。骨緊膚薄。故嶮巖。



虬曲而不得肥。又爲海風所壓。故斜倚倒懸而不得伸。其姿態之妙。雖巧於樹藝者。不能髣髴也。遊覽至此。不覺發狂大咤。想造物者鞭神役鬼。極山水絕技。以爲仙靈之區。非人間所有。蓋山不得水。無以發其秀。水不得山。無以暢其清。茲境山極秀。水極清。巖極怪。樹極詭。於布置安排之妙。無毫髮可憾。而地又屬僻陬。都人之迹罕交。幽雅清淑。存太古真氣。誠字內絕景也。主人云。昔年都下畫師某。屢來遊。自言觀此勝。画法大進。實有其理。但予雖遇奇山水。不能長文氣。愧于畫師多矣。然竊謂自有宇宙有此山。而未聞

有能發其勝以傳于世者。安可不抽筆以品藻之。於是開榼於舟中。撫景對酌。賦長歌一篇。

豆州區域盡。垠崖杳蹙舞。蜃蛟石廊天外聳。峰嶂磊嵬蟠。鯨鼈石廊橫。海海爲坼。精鐵削成千丈壁。西吞志摩東控相。波濤噴噴如霹靂。怪巖相錯峙。有祠甚靈異。嵌根插層瀾。澎湃撼窻几。山勢轉折海水迴。更開絕境真奇哉。千巖排空萬松躍。詭狀詩賦苦難裁。何年真宰役鬼斧。刻畫山骨驅風雨。靈區不許俗駕來。惟使高士長爲主。吁嗟乎人世百年同幻泡。擾擾智愚何所求。免三窟。貉一丘。不

如富貴功名置度外。青鞵布襪但作山水遊。予遊興益奮。欲進船遡海。至石廊祠下。鼓棹而去。海水入港處。高浪如屋。衆皆危懼。乃回棹。猶婉戀不能辭決。正如李少卿河梁泣別時也。已刻始還逆旅。理杖屨而發。從村北折。踰山至豎岩村。路傍危巖拔地傑立。高數百丈。豈以此名村歟。其南石峰巉然粘空。互爭雄峻。行數里。宿妻良村。村與小浦村隔港相向。是夜與伯謹步月港口。萬峰環拱。銀河瀉海。時見漁篝數點。景物頗幽雅。

十二日。里正喜平。艤舟而迎。予素不相識。四有寄書。

托航海之舉。故然。此間水路險危。伯謹通夕憂之。至則舟頗寬。舵工七八名。艙內設褥。盤坐甚適。少頃得便風。揚帆而去。港口一巖高三丈。有梵字隱起。名經字巖。又有三島橋。以巨巖爲雙柱。相距二丈餘。又以大石平廣者亘其上。若役鬼而成之。舟漸進。葉賀知山高百仞。純骨無肉。其下亂石穿空。驚濤捲雪。行三里。洋中大石突起。長可三十丈。高居三之一。色青黑。中有穴。廣二丈餘。高倍之。豁如斧擘。舟往來其中。名千貫門。伊豆志云。是石奇絕。價抵千貫。故名焉。友人芳川波山云。其傍巨巖有淺間祠。千貫即淺間之訛。

未知孰是。喜平停艖其側。出酒瓢以佐興。亦解事人也。又行二里。堂箇島。有獨搖橋。長一丈八尺。闊千餘載。而不朽。極爲良材。婦人有月事者。不得過。過則橋自搖矣。又有幕島。橫理赭白相間。望之如帷幔。皆西浦名勝也。過此則帆漸轉而東。赴內洋。下午舟至松崎港。舵工皆辭去。托喜平覓船。不得。會有官船赴沼津。問其人。韭山屬吏八田某也。某受武技於齊藤氏。予發都。懷其手簡去。故往見之。則挾予登船。此間秀巖詭石。千態萬狀。使人流玩不給。有村曰田子。其海曰田子浦。北對駿。駿亦有田子浦。天下所稱爲絕勝。

者。然其實望嶽稍偏。又有浦無村。本州村與浦皆具其名。仰嶽適當其正面。尤盡全山偉麗。則田子之勝。當以本州爲大宗。而駿係官道。豆屬僻陬。故人惟知有駿。不知有豆。士之抱才學而所居非其地者。殆類此。是日雲氣變黓。僅見岳麓。俄復爲烟靄所奪。但白波浩浩。浸天悵然久之。晚宿土肥。實平所產。

十三日。天微陰。偕八田氏解纜。乍雨乍晴。西風正厲。洪濤人立。與舟相擊。聲如奔雷。衆皆側卧于艙內。予獨四顧而立。極風濤雄壯之觀。偶得詩貽八田氏。西風吹滄海。碧浪高拍天。一船走其上。有似箭脫

弦。浪來船欲立。浪去船欲顛。飛沫亂如雨。淋漓濺  
頭肩。吾性素嗜奇。神氣忽浩然。朗誦玄虛賦。高吟  
枚叟篇。何以得此興。水程煩斡旋。胸懷無畛域。吏  
務有衡權。但恨歸期促。情意空纏綿。都門風月夕。  
相覲在何年。

行三里。風忽轉。不得達沼津。遂捨舟於口野。然豆海  
至此已一週矣。八田氏要予過里正某宅。饗待甚款。  
從此踰山始得曠土。涉狩野川。爲画博士元信梓鄉。  
又有北條南條諸村。北條即時政所產。宅址尚存。寬  
正中。關東大亂。足利義教使其子政知鎮撫之。開府

稱堀越。亦此地也。行數百步。至韭山。北條早雲故墟  
在焉。太閤東征。氏規居守。織田信雄攻之。氏規屢擊  
敗之。及小田原亾。始開城。亦名將也。至今城濠之迹  
宛然。蛭小島在其下。源二位謫居處。白田中小邱孤  
起。僅存其址。非島也。或云。往時二水相夾而流。丘陵  
如島。多木蛭。故名。過此則人家相接。縣令江川氏居  
焉。其宅數百年不罹災。中一楹絕異。因生木架梁。不  
劉不礎。古樸可珍。人削以爲鎮火符。與八田氏別。至  
三島驛宿。是夜繼華節。寒雨瀟瀟。終夜有聲。羈思殊  
悽寂。

山雲鎖月雨瀟瀟。枕上孤燈漸欲消。自是羈愁眠  
不得。莫言窻外有芭蕉。

十四日。曉起雨未歇。驛鈴之聲相繼。函嶺爲東海第一之阻。而冒雨踏犖确。艱苦可想。既就道。漸登漸險。山風挾雨。屢奪笠。疥石又較路。齒齒齧足。避石則泥滑。漣欲仆。非不險矣。而予備歷豆山峻絕。故視之如坦途。若俄過之。必以爲蜀道大行不如。乃悟我輩遇小得失。輒戚戚不自勝。使古之踏大難殉大節者。處之。必當夷然不屑矣。口占小詩示伯謹。

羊腸山路兩模糊。似劍湖風冷裂膚。歷盡豆山千

疊險。笑言函嶺是平途。

午時飯函根驛。驛東有關。右負疊嶂。左帶大湖。關門當中。兵衛譏察甚嚴。脫笠而趨。老杉夾路。昏晦如夜。行數百步。路傍置石佛數軀。曰賽河原。湖上以觀岳著。是日烟雲四塞。非惟不窺芙蓉一瓣。并與湖上群峰而失之。連日山靈忌我。何歟。自官道而左。有函根權現祠。源二位所崇敬。香火至今尚盛。以雨不果往。螺旋而下。山色空濛中。聞水聲霽霽。山窮路夷。溪水果齧石而流。板橋架之。湯本溫泉。距此不遠。欲試一浴。以急于歸程。亦不果。宿小田原。旅館鬪噓。主人翁

云。酒勾川阻雨。故然。  
十五日晴。下辰主人翁報。酒勾川水落可渡。遽理裝而發行。旅螳簇爭涉。茲川猛駛。雖平時不可航。數夫舁大輦。載人絕流。是日濁浪滔滔。輦上飛沫濺衣。抵大磯路。傍見林氏行李。問之曰。公在海濱矣。乃往賀歸途。公亦喜無恙。托予報平安。涉馬入河。舊名相摸川。過藤澤。月色皎然。蟲聲如雨。至戶塚已初更矣。十六日雨甚。予以連日跋涉之勞不能步。又罹寒疾。咳嗽殊劇。命篋子馱夢而去。雲山之勝。猶往來于懷。時揭簾偷眼。金川復披水墨橫幅。猶前度光景也。薄

晚入都。

遊豆紀勝

東省續錄

西嶽

西嶽所謂安達太郎山也。以其在二本松治西。故又稱西嶽。群峰刺天。趾盤數郡。山下溫泉。治百病有效。浴者赴集焉。予少長其下。秀色近在目而未獲登也。後寓江都三十餘年。雖屢歸省亦不果登。每自歎性愛山水。探他州之勝。而梓鄉名山反遺之。不幾于忘本乎。丙申歲十月。歸省留侍。啓窓則西嶽爽氣襲人矣。母氏謂予曰。汝冒風霜跋遠途而來。盍浴溫泉。以自煽邪。家兄自側贊成之。予喜出望外。姪業重適從。

郡山來相拉而去。過瀧澤村。行松林森翳中。有歧路。家兄誤導入邃谷。積葉沒屨。豺狼之迹相交。而路遂窮矣。前有高阜。披荆棘而上。得正路。行一里。諸峰競秀。雲烟滃勃。作潑墨色。須臾天風挾雨而來。風太緊。雨點撲面如鏃。晚始達湯村。湯戶十七烟。皆樓屋。槽在巷側。四周以石。橫可二丈。縱可三丈。湯源在西嶽中。距此二里。設陰規引之。湯氣酷似豆州熱海潮泉。是日家兄貯酒於曲項匏。屢以匏口接脣仰飲。作吹螺狀。未至湯村。酒已盡。至則又舉白痛飲。其跌宕不羈。有晉宋閒風致。而忠厚樂易。極可愛也。翌十八日

開霽。登樓觀日出。時日華未升。東方衆山絡繹相屬。其下白雲一帶。起突演迤。如長江大河。少焉彩霞抹天。或紅或紫。須臾變爲一片鍍金色。則旭日始躍。而衆山姿態畢現。丹翠相映。使人神情清壯。亭午與業重。倩導者出館。西行十町許。有巨峰。曰猿鼻。徑極險。直上可八町。懸崖如劍脊。俯視大谷數百仞。屏息而過。稍坦夷。佇立四眺。導者在側。向我所覩。連峰廻合。如繚牆矣。曰伊達信夫諸山也。稻田平曠。孤丘兀然。秀異矣。曰福島也。川光隱見。類銀蛇出沒草間矣。曰逢隈川也。人家簇簇。帖地似臥蠶矣。曰本宮驛也。西



北竒峰屏張筆卓。參參插雲霄矣。曰米澤群山也。又登五六町。怪石磊砢。下臨無底之谷。導者戲拔石轉之。直下數百丈。觸巖抵崖。飛舞迴旋而走。爆塵騰上。響如震雷。孫子云。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可謂妙喻矣。又登數町。地極夷曠。多竒石。五鬣松岩。躑躅之屬。生其際。峰高風烈。奉曲不能長。四布如席。其西潭水激澹。皆作名園光景。北行數町。衆峰又起。甚雄壯。雪霏霏下。業重欲返。予鼓勇先登。路險。雪漸晴。行可十町。折而西。衆峰全體始露。崇嶂峻壁。可仰不可攀者。曰鐵城峰。鋒稜桀竪。若太阿新發。礪者。

曰劍峰。岐舉離立。類菽矢出箝者。曰箭筈峰。猙獰詭怪。若蒙俱者。曰鬼面峰。其他皆疊秀雲天。各有名號。下則巨壑千仞。流水齧右奔盪。又行數町。大石如屋。如筐。如狂象怒猊。千百敬疊。爲硫氣所薰。其色黃赭。作冰裂紋。悉欲飛墜。予嘗登諸州名山。大抵多秀潤。而少竒峭。獨此山峰巒巖壑之狀。雄峻嶄巖。類巨靈所擘。所以爲大國之山岳歟。又行數百步。湯源所發。白氣滃滃而起。其側舊時多湯戶。一夕暴風雨。鐵城峰半腹崩褫。悉爲所填壓。因引溫泉於今地。時日將昃。亟相促而歸寓。則燈已點矣。是夜風雪撲窓。與月

華相亂。清韻琤琮。甚奇。蓋天清霽。山雪所下。不過數里。故然。明旦蚤起。積雪寸餘。家兄有公事先歸。予與業重辭館。取道深堀村。訪平近平。一鄉舊族也。款語移時而去。黃昏歸家。拜母氏。說山中形勝。母氏歡笑。退而自謂。予於西嶽。固非生客。况年踰四十始登。尤不可無記。但髮已種種。而文荒陋如舊。恐爲山靈所笑耳。

守山大元帥祠

升三日。偕姪業重及里人德平發郡山。從日出山左折。涉逢隈川。南行里許。抵守山。詣大元帥明王祠。祠

在山頂。登石磴百餘級。磴就巖礫造之。苔花斑駁。側有古碑。大同四年所建。字皆漫漶不可讀。祠古而雅。喬木交蔭。四顧無人。惟聞禽語。極爲幽邃。祠不詳祀何神。平澤翁漫游文章云。守山即古所稱田村莊。而田村將軍子孫邑焉。聯綿數十百年。傳言其家所祭必非外神。其稱大元帥。不亦較著乎。此說似有據。田村將軍征討東夷。使吾奧免左衽之俗。宜其廟食于百世也。下山。訪藤大瞭。倒屣出迎。置酒食相款。且請滯一日。予將游龍崎。故不宿去。

龍崎

予嘗讀漫游文章始知有龍崎之勝。後歸省詢之。果絕觀也。便欲一游。而忽忽西上。願莫之遂。今茲歸途宿郡山。談及龍崎。業重請從游。欣然許之。既過守山西行二里。路傍林樾中。有怪巖焉。立石數丈。雕佛像。其下洞窟呀然。又行數十町。忽聞鞞鞫之聲。乃知龍崎不遠矣。林樾漸盡。平川始出。遙見飛泉激瀉。白光奪目。急呼航涉津。循川而上。翠松相望。有小祠。祠前亭舍翼然。闌干詰曲。一川之勝悉萃焉。蓋逢隈川自西北來。至此大石平布。如床如席。其窮處巖然壁立。作乙字形。流水倒注。分爲數十道。高踰一丈。低不下

七八尺。徑二百餘丈。大者如玉簾。細者如銀絲。厚者如疊綿。薄者如垂綃。霏散紛灑者如柳絮。如煙霧。其近西崖處。巨石突怒。洪流湑盪。激石雲頽。挾百萬甲馬聲。對面人語。殆不相聞。業重曰。春夏之交。兩崖藤花盛開。鱗魚方泝流而上。迄此爲迅流所擠。怒躍數尺。土人繫籠下之。即跳入焉。游者競賞。爲一時盛嬉。惜不使先生觀之耳。因出一瓢於腰間。曰。先生雖斷杯杓。豈可無對此一醉。予爲連舉數三爵。豪氣頓發。興益浩然。大抵山水秀絕之境。苦無憇所。此地能置亭舍。使游者坐而縱觀。非深於勝情者不能。豈旭峰

東省續錄  
公所設歟。公政事文學。卓越天下。而風流宏長。留意山水。與遊者偕樂。洵一代偉人矣。徘徊久之。又涉津。復于東崖。循水北行。斷岸百尋。古木壽藤。蒙絡搖綴。崖腹有碑。先輩廣瀨蒙齋翁撰文。翁文章精妙。此記定佳。以日晡。不果觀。岸下平潭沈沈。如玻璃鏡。至靜極矣。忽觸懸崖。遇大石。震激飛騰。雷濤雲洄。盡天下之至動。水本無情。隨物成形。聖賢豪傑之所為。亦類之。平居從容閑雅。不肯露才鋒。及其當大任處大計。則隨機應變。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功成名遂。亦復恂恂若無能者。若旭峰公。非其人乎。孔子云。智者樂水。

公其或有得於茲乎。自此踰山西行數里。投成田村。夜暖雨驟至。明日晴。與業重別去。

### 黑羽八幡邸

黑羽大關侯治所也。有畫人曰檀山人。名斐。字子章。蕭散無俗氣。尤精於山水。嘗入都見過。約歸省之日。游其鄉。時山人齡踰六十。鬚髮如銀。相距五六年。未知存否。而舊要之言尚在懷矣。廿三日。發白川。詣界明神祠。憇酒肆。問之曰。山人尚無恙矣。乃從蘆野左折入野。邱阜逶迤。登頓數里。始得曠土。南行里許。至黑羽外郭。有邱曰八幡館。躡石磴百餘級。忽見菘畦。

相錯。衡茅蕭然。洵畫人山莊也。東望入溝山。濃翠摺  
蹙。有渲染之致。山下平田如僧帔。阡陌交通。豆人寸  
馬。悉入畫格。屋後古廟。曰鎮國祠。西望那須原。平楚  
千里。極目無際。那珂川自北來。曳一匹練。日光高原  
諸山。龍游馬逸。白者冠雪。蒼者罩烟。亦一幅平遠山  
水也。既而寒日欲沈。紅光四射。衆峰金翠活動。爲李  
將軍著色圖。因歎山人所居。莫非天然活畫。而朝暮  
俯仰其中。受雲烟供養。雖欲其畫不工。不可得矣。世  
之以畫自命者。塵土泥其外。名利汨其中。而徒和墨  
吮筆。其無風韻不足怪也。何獨畫乎哉。山人喜于踐

約。置酒饌甚殷。大沼瓠落翁亦來晤。翁好學。縱談古  
今。間以經義相質。得大慰。旅况翌旦。山人出富士山  
圖數十幀示之。曰。是中年登岳時所寫。展玩之間。覺  
雲烟遶袖。飄飄欲仙去。予所覽富士山圖。精詳明備。  
未有出此右者。蓋山人極得意筆也。飯後辭舍。過治  
城入市。市中有津。卽那珂川。以鐵索繫船數十隻。自  
此逕那須原。至喜連川。白茅彌望。行旅絕少。宿氏江。

筑波山

筑波山雙峰對峙。烟鬟凝翠。南曰陽峰。北曰陰峰。四  
面望之。形狀皆同。風土記云。筑波本名築坡。鴻荒之

世東海逆流。闔國沈淪。延及山下。山峻固。能捍襄波。山西諸州。免爲魚鼈。故號築坡。後人訛爲築波。或然。此山崦然起於八州平遠之野。雖不甚高。而闕左之人具瞻。其神甚靈。所以爲名山也。廿六日。登舟于鬼奴川。流水清駛。以石爲底。晨輝映發。光彩陸離。遊魚如乘空。舟開棹進。日光高原諸山。若奔鷲而送。築波峰若點黛而迎。水深處。舟行箭疾。至淺則膠而不進。篙師入水盪之。行十數里。築波漸大。迴顧諸山。已明滅杳靄中。送我者自崖而返矣。有一年少。語帶奧音。問之。果吾鄉人忠平也。因言汝能從我登築波乎。忠

平喜躍應命。乃捨舟而步。過川島。宿下館。翌廿七日。東行三里。抵築波山麓。山北連于足尾樺二山。並秀偉。然讓其高而莫能抗焉。此閒木葉未脫。霜紅方酣。自椎尾盤旋而登。多楓柏。紅葉與白石蒼蘚相映。有入家十餘烟。躡石級。藥師堂一區。堂側紅塔三層。折而入石桓表。喬林攬天。陰翳晝晦。登二十餘町。一峰忽出。路峻狹。如階天而升。以手代足。旣造絕頂。數州土壤。已在杖屨下。復登一峰。林木攢生。鳥道垂綫。卽陰峰也。其巔大石盤陀。層層敬疊。其上置小祠。從祠南而下。路稍坦。又登一峰。積石嵯峨。亦置小祠。卽陽

峰也大抵山頂皆空遠眺此峰尤爲偉觀凡關左八  
州之地平如棋局衆水縈帶或曳爲練或瀦爲鏡萬  
山羅列濃翠淺碧巒跳巘疊互爭奇狀其中秀拔雲  
霄之上而雪色爛然奪目者富士也與之差相伯仲  
而不讓者淺閒也東南滄海浩渺雲濤萬里浦淑錯  
陳縹緲無際極升眺之曠致矣山南丘陵陂陀有草  
無樹土人云是爲十三嶺有小田天庵城址焉天庵  
名氏治系出自宇都宮宗綱家世食邑筑波郡小田  
因氏焉永祿中氏治與太田三樂戰敗退保藤澤柵  
後祝髮爲僧號天庵卽其城址也是日天晴望豁神

氣浩然不知去人世幾由旬矣忠平雖胸無寸墨亦  
叫奇不已乃知山水之美有目者皆愛之而舉世爲  
聲利所囿不能一振衣於名山何邪從祠南而下大  
石如劔如戟如甕罌嶮巖磊嵬無投足處側有鐵索  
僅得扳緣翻身以下路益嶮石益奇或崇竦可十許  
丈界斷青天或側出橫偃其下可容十餘人或怪木  
從石縫盤屈與行人爭道行人蝸附猿縋而過一仰  
頭輒有落勢其詭態殊狀所謂怒猊渴驥奔蛟騰虬  
之屬至此皆爲陳腐予閣筆不肯復下一語恐山靈  
笑其套也流玩之間誤入表徑下二十餘町蒼林鬱

輻綠苔鬚髮掛枝。仰不見曦景。空翠滴衣。身幾化凍碧。相視愕然。遙見人家於山麓。作氣而往。榛荆蕪塞。往往巨蟒橫前。乍見大駭。徐察之。皆千年朽木也。下十五町。始得小祠。額曰白蛇辨天。過此可八町。而筑波神廟出矣。廟甚宏麗。其下樓屋櫛比。卽向時指南車也。覓一樓而宿。告以迷錯之苦。主人驚曰。白蛇祠上。邃林窅谷。爲豺狼巢窟。君殆危矣。因并書以爲後之朝山者誠焉。

刀根川

刀根川。導源上州刀根郡。東南逕武總之野。衆水灌

注。渺成巨浸。漕運之利甚鉅。至關宿。釀爲二股。一逕堺村。歷鉞子入海。經流也。一過關宿城西。歷行德入海。枝流也。遊筑波之明日。抵關宿西岨。艤舟。時已昏黑。北風獵獵。寒透肌骨。同載者十餘人。皆羈旅。所談惟淫褻貨利。喧嚷可厭。夜參半。衆瞌睡。唯聞櫓聲。試揭篷而眺。不知爲何地。平流渺瀰。寒星涵影。見村燈數點於水木間。時有鐘聲度江而來。宿雁磔磔驚起。羈思爲之悽愴。篙師云。是流山驛也。復掩篷而卧。陰風自篷隙入。冷類刀戟。竟夕不能交睫。又行數里。有棹小舟而賣酒麪者。篙師呼曰。諸客盍起而殮歟。皆



東省錄  
群起爭買。飲歎之聲如雨。喧聒更劇。使人憤懣。因悟  
莊子云。道在屎溺。雖詭激之言。極有理。昔陳白沙訪  
莊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一士同載。士最滑稽。衽席  
淫褻之事。至不堪聞。定山怒甚。白沙若不聞。定山大  
服。則塵雜鬧嚷之中。道莫不在。我輩所宜用力也。一  
齊放下。不復置懷。又行可二里。天始明。視蓬背。霜白  
如雪。夜間寒烈。可知矣。西岸翠松白沙。茅屋參差。富  
士峰已受旭光。如紅芙蓉。東岸赤壁劃立。老松偃垂。  
是爲國府臺。永祿中。里見氏與北條氏戰。敗績。卽此  
地也。聞江都草創之初。山中榛莽没人。有枯髀及折

戟之屬。又有銅錢。蓋陣亡者腰間物云。今則祇林精  
廬。爲都人升眺之地。不翅斯民脫塗炭。而山水亦免  
震撼之懼。草木無風恬流不波。我輩得以托輕舟。而  
夷猶。非至幸耶。入中川。還本所。至二州橋捨舟。

余雅有勝情。而爲世累所羈。不能脫然決去。惟有卧  
遊一策耳。屬者得良齋先生遊記讀之。山水之勝。粲  
如列眉。卧遊中不可缺者。語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  
得肉。亦且快意。則茲卷雲烟興味。流溢紙上。讀者無  
跋涉之勞。而有玩嚼之樂。可謂大快矣。是日佐藤信  
義同閱。亦欣賞不已。乃相議勸先生雕之。與世之有  
勝情而不能遊者共焉。吉田武敬識。

余雅有勝情。而爲世累所羈。不能脫然決去。惟有卧  
遊一策耳。屬者得良齋先生遊記讀之。山水之勝。粲  
如列眉。卧遊中不可缺者。語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  
得肉。亦且快意。則茲卷雲烟興味。流溢紙上。讀者無  
跋涉之勞。而有玩嚼之樂。可謂大快矣。是日佐藤信  
義同閱。亦欣賞不已。乃相議勸先生雕之。與世之有  
勝情而不能遊者共焉。吉田武敬識。



